



苗寨寻踪

韩国华

远赴苗疆的心愿在心底埋藏了许久,拍一套惊艳时光的苗族盛装写真,触摸沉淀千年民族智慧与匠心的吊脚楼,眺望漫山铺展如天梯玉带的山野梯田,品尝烟火气十足的地道苗族美食,光是想象,便觉万般美好。趁着暑气未盛、清风和煦,我与闺蜜奔赴一场说走就走的苗寨探秘之旅。

踏上西江千户苗寨的土地,闯入视线的美景令人欢喜雀跃。蓝天白云为幕,远山层峦叠翠,依山势而建的吊脚楼古朴凝重,落日余晖洒落层层梯田,缕缕炊烟袅袅升腾,眼前的山水、屋舍、梯田相融相映,勾勒出一幅和谐灵动的山水画卷。

听从导游的建议果然没错,我们将大件行李寄存车上,轻装入住民宿,免去了陡坡山路负重奔波的疲惫。安顿妥当后,我们直奔河谷沿岸最热闹繁华的商业街,依照行程计

划,打卡网红小店,品尝酸汤鱼。精心调配的酸汤锅底酸辣醇厚,现捞现宰的草鱼肥美鲜嫩,爽口解腻的蘸水锦上添花,再加上店家亲切热情的招待,旅途疲劳尽数消散,瞬间恢复满满活力。

一路漫步,细探村寨山川地势。西江千户苗寨位于贵州省雷山县东北部,属于流水侵蚀形成的河谷谷地,四面环山、重峦叠嶂。白水河自上游山谷穿寨而过,如同中轴线,将苗寨划分为河东、河西两大片区。七座风雨桥横跨河面、连通两岸,河东集聚原生民居与沿街商铺,河西主打观景度假,整体形成“河谷商业街、山腰村寨、山顶观景、外围梯田”的独特山地格局,层次分明、错落有致。

万点灯辉浮碧岭,一溪月色绕苗乡。苗寨的夜晚,是人间烟火邂逅浩瀚星河的盛世图景,火树银花、灯光璀璨。街巷两旁小吃店铺琳琅满目,黑猪肉串、柴火腊肉、五色糯米饭、苗家自酿米酒香气四溢,此起彼伏的吆喝声,尽显苗乡人的热情质朴。鳞次栉比的旅拍店令人目不暇接,我们精心挑选了一家拍摄写真,我和闺蜜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精细妆造,终于进入实景拍摄阶段。银饰叮当、裙摆轻摆、眉目生辉,我们在河边以万家灯火为背景拍了一套美照,又打卡了小众屋顶机位。身着繁缛精致的盛装,踏着又窄又陡的楼梯,我们爬到一栋吊脚楼的屋顶。不必拥挤观景台,立足瓦片屋顶便可尽揽苗寨夜景全貌。

手持马灯、面具、手鼓交替取景,或威严凝重,或巧笑嫣然,一颦一笑皆与璀璨夜景完美契合。

拍摄完写真已是夜半时分,次日清晨安然睡到自然醒。沐晨光、闻鸟啼,开启崭新的一天。趁着剩余的半日行程,我们奔赴牛棚营地打卡。

酒香不怕巷子深,啡醇何惧半山遥。穿过1号风雨桥,沿派出所后山步道拾级而上,我们边导航边看指示牌,一路攀登至山顶,终于寻得牛棚营地。这里由老式苗家放牛的夯土牛棚改造而成,保留着原生茅草屋顶、原木梁柱、青苔土墙,融合山野露营风与苗族元素,吧台装饰苗银、竹编,氛围静谧治愈。点完特色咖啡,步入梯田观景露台远眺,对面整片千户苗寨尽收眼底,层层木质吊脚楼依山铺展,下方梯田连片,远山苍茫如黛。清晨山间起雾,傍晚落日铺金,入夜万家灯火,四时皆有绝佳美景。观景台对面还有一片长满浮萍的水田,一位苗家老者正在弯腰插秧,那辛勤耕耘的样子丝毫不受往来游客的打扰。而网红悬崖秋千就搭建在观景台半山腰崖边,高高的秋千架,脚下空空的山谷,令我心生怯意。为不留遗憾,闺蜜勇敢打卡体验。工作人员仔细系好安全带、锁扣,轻推秋千,闺蜜欢呼着起飞,秋千越荡越高,清脆的笑声回荡山谷。

逛完嘎歌古巷和芦笙广场,沿登山步道一路上行,竟偶遇苗王家。苗王亦称鼓藏头,是西江千余户苗民的祭祀领袖,虽也世袭,却传幼不传长,区别于汉族嫡长继承制。在鼓藏堂,鼓藏头家族长辈给我们讲解了鼓藏节习俗、苗族迁徙史、铜鼓图腾信仰等本土文脉。这场不期而遇的科普,成为此行最珍贵的收获。

山悬吊寨千重景,鼓藏苗家百代情。中午吃完香喷喷的烙锅,我们辞别苗寨,奔赴贵州下一处风景。这次苗疆寻踪,不仅是定格写真、品尝美食、揽尽山水,更让我真切读懂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,感受中华五十六个民族多元共生、兼容并蓄的璀璨文化。山河各异,风物不同,万般风情,皆为华夏。

(作者单位:辽宁沈西厂)

旧物志



三合板球拍

石小刚

书柜角落,静静搁置着一只三合板乒乓球拍,它承载着我质朴的童年时光。

上世纪90年代的乡村日子清简朴素,我的童年没有琳琅满目的玩具。那时镇上小卖部的乒乓球拍是全村孩子心心念念的稀罕物,平整的胶皮、鲜亮的配色,握在手里轻便趁手,击球回弹的声响悦耳。每次村里伙伴拿着新买的球拍,在石头球案上玩耍时,我常常挤在人群最前面看着,心底满是藏不住的羡慕。可我不敢向家人张口讨要这份奢侈的欢喜,只把小小的期盼悄悄藏在心底。

父亲一辈子勤恳务实,整日奔波于田间地头,沉默寡言,却总能悄悄察觉我细碎的心事。一个秋日农闲的午后,阳光温柔地洒在农家屋檐,父亲收拾完农活,从后院杂物堆里翻出一块废旧三合板、细齿手锯和一张粗砂纸,向我借了一支铅笔,独自坐在门槛上忙活起来。

他做事素来细致稳妥,先拿尺子细细丈量比例,用铅笔勾勒出规整的球拍轮廓,线条流畅。手握沉重的手锯时,他动作缓慢轻柔,顺着线条一点点裁切,生怕力道不均、轮廓歪斜。板材初步成型后,边缘锋利扎手,他便捏着砂纸反复打磨,尤其是手柄连接处,一遍又一遍地磨去毛刺棱角,直至整只球拍触手温润顺滑,没有半点尖锐。

拿到球拍的那一刻,年少的欢喜瞬间溢满心底。

那是我人生第一只专属球拍,简陋却独一无二。那时的我,日日将它揣在书包里,从不离身。和伙伴们集结打球时,我

总会悄悄亮出这只独特的球拍。旁人的球拍皆是商店购买的成品,唯有我的球拍,藏着父亲亲手打磨的温度。少年的欢喜纯粹简单,这份独有的心意,让我心底生出满满的骄傲与满足。

小学校园里用石头搭的球案,便是我们最热闹的赛场。搬来两块青砖对称摆放,中间扯一根细麻绳,就是简易球网。尘土飞扬的场地,没有规整标线,没有标准台面,却是我们最快乐的天地。这只三合板球拍没有胶皮缓冲,击球生硬,控球极难把握,稍不注意就会出界。为了打好每一个球,我只能凝神屏息,反复摸索发力技巧,日日在石案上练习。

日复一日的坚持,让我慢慢练出了手感。凭着这只朴素的三合板球拍,我在一次次和伙伴的对垒角逐中屡屡取胜。每一次赢球后的欢呼雀跃,每一次奔跑后的畅快淋漓,都是童年最真切、最纯粹的快乐。

后来,我陆续拥有了各式各样工艺精良的专业球拍,材质轻便、回弹舒适、做工精良,却再也找不回儿时奔跑赛场的热忱与纯粹。岁月辗转更迭,身边物件换了又换,唯独这只老旧的三合板球拍,我一直悉心珍藏,从未舍弃。

闲暇之时,指尖轻轻抚过斑驳粗糙的拍面,三十几年前屋檐下的身影依旧清晰。父亲的爱从来沉默无声,不挂嘴边、不事张扬,尽数藏在细碎的陪伴与默默的成全里。

世间依旧有年少期盼,只是为我打磨这份朴素童真的人只能在梦中相见了。

(作者单位:铁路装备榆林分公司)

食光慢炖



鸡蛋羹

邱华江

从小就喜欢吃母亲做的鸡蛋羹。小时候家里养了一只老母鸡,每次下了蛋,母亲都会小心翼翼地积攒起来,收在阴凉的陶罐里,偶尔炒一盘给父亲当下酒菜,也顺带让我们姐弟三人解解馋。记得有一回我感冒发烧,傍晚吃完药后便沉沉睡去,第二天清晨醒来,依旧头脑昏沉,四肢酸软无力,整个人蔫蔫的提不起半点精神。母亲便特意为我蒸了一碗掺着姜丝的鸡蛋羹。我吃完后又躺下歇息了片刻,盖着厚被子出了一身透汗,浑身轻快不少,不适宜神奇地消散了。从那以后,家里不论谁患上风寒,都会盼着母亲蒸一碗鸡蛋羹。那碗加了姜丝的鸡蛋羹,成了我们家缓解感冒的专属“偏方”,也化作我童年记忆里最温润暖心的滋味。

我成家后搬离了父母住处,便再也没有吃到母亲亲手做的鸡蛋羹。一来分开居住,少有机会;更主要的是随着年岁渐长、家境变好,各式佳肴常伴左右,我对鸡蛋羹也渐渐没了往日的渴求。这份味道好似伴着远去的童年,慢慢淡出了我的日常。

父亲离世后,我们将七十多岁的母亲接来一同生活。有一次我不慎染了风寒,浑身发沉,妻子拿来感冒药,我却不愿服

用,想着扛一扛便能痊愈。谁知次日清晨,我头昏脑涨、浑身发冷,勉强起身走到餐桌前,桌上竟摆着一碗刚蒸好、卧着姜丝的鸡蛋羹,瓷碗还冒着淡淡的热气。

“小时候你们感冒,吃这个便能舒服不少,我想着蒸一碗,你快尝尝……”母亲从厨房走出来,一边擦手一边轻声说道,语气平淡,仿佛只是说了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小事。

我拿起羹勺舀起一勺。鸡蛋羹嫩黄油润,质地细腻如同凝脂,送入口中,姜丝淡淡的辛辣混着醇厚蛋香,瞬间在感冒后寡淡无味的舌尖散开。半碗鸡蛋羹下肚,一股暖意自胃部缓缓向四肢蔓延,仿佛儿时那碗羹食,穿过数十载岁月,再度温柔包裹住我。

“吃完再躺下歇一阵,出一身汗,兴许就能好转……”母亲一直守在一旁望着我,眼底满是藏不住的关切,时不时抬手探一探我的额头。

我低头小口吃着,眼眶骤然泛起温热。原来有些味道从未真正远去,只是被岁月悄悄珍藏,藏在母亲的记忆里,藏在她数十年未曾更改的心意之中。她记得我幼时生病虚弱的模样,记得姜丝鸡蛋羹的配比,拿捏得准火候,清楚姜丝要切得纤细,蛋液要搅拌均匀,蒸制的时长不多一分、不少一秒。所有细节她全都牢牢记着,却不刻意言说。

那一刻我才恍然懂得,这碗鸡蛋羹,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进食。它是母亲耗尽半生温柔熬煮的牵挂,是漫长岁月里始终为我亮着的一盏暖灯。无论我走得有多远、年岁多大,只要母亲尚在,我便永远有归处,永远有人记得我孩童时的模样,永远会有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羹,静静等候我归来。

(作者单位:平庄煤业元宝山露天矿)

说文解字



【解字】

定:甲骨文“定”字以“宀”(mí á n)为意符,以“正”为声符,本义为安定。在卜辞中用作地名。在六书中属于形声。

(据学习强国)

国宝鉴赏

中国画《菊花枇杷》



吴昌硕《菊花枇杷》纵15.5厘米 横51厘米
太原美术馆(太原画院)藏

吴昌硕(1844年—1927年),浙江湖州安吉人,吴派篆刻的创始人,在当时被公认为上海画坛、印坛的领袖,为“清末海派四大家”之一。

此作画面左上幅起笔一组枇杷,枇杷后方又取一簇菊花入画,顺势下垂至右下,将菊花枝叶同枇杷枝干交互穿插,为典型的对角斜式构图。画家取枇杷之暖黄,菊花之冷紫,加以水与花青色调和,使画面色泽鲜艳对比强烈,却毫无艳俗之气,没骨技法娴熟,一气呵成,并与墨色相得益彰。画家自题云:“鸟疑金弹不敢啄,忍饥空向林间飞。”枇杷色泽金黄,小鸟疑为金弹不敢啄,忍着饥饿飞向林间,画面中无鸟胜似有鸟,画家将诗书画印完美结合,使此画意境深远,妙趣横生。

(据学习强国)

全国科普月

科技改变生活 创新赢得未来



神华能源报社 制作